



## 胡应姬鼎再释

李学勤

2015年,我写了一篇小文《胡应姬鼎试释》,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6辑刊出,随后幸能得到多位学者关注,就有关问题作了很好的讨论<sup>①</sup>。现在该鼎的照片和讯息已在吴镇烽先生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0221发表<sup>②</sup>,研究有了更好的条件;同时我前年的小文也有不当不足之处,需要引申补充,因此再在这里略说几句,仍望大家评正。

胡应姬鼎铭文为6行36字,在隶写方面,学者没有什么分歧意见:

唯鬻(昭)王伐楚荆,  
𡗗(胡)雁(应)姬见于王,  
𡗗(辞)皇,易(锡)贝十朋,  
玄布二乙,𡗗(对)𡗗(扬)王休,  
用乍(作)𡗗(厥)𡗗(嫡)君公  
𡗗(叔)乙𡗗(鼎)。

我前年小文于首行第二字误写为从“皿”,与原形不合,是不对的。

关于“胡应姬”的身份,我已说明是姬姓应国之女嫁予胡国者。还应该进一步解释,“胡应姬”一名,姬是姓,应是母氏,胡是夫氏。西周时通例,列国只有国君家族才以国名为氏,如传记中“齐小白”、“晋重(重耳)”等,因此“胡应姬”一名表明她是应国公室之女,嫁于胡国国君,也就是说她乃是胡国的夫人,这是明确的。

胡应姬以胡国夫人的身份,谒见在征伐荆楚途程中的周昭王,在当时肯定是非常特殊的事件,因为胡国的国君看来并不在场。她见王时由于“辞皇”而得赏赐。什么是“辞皇”,值得探究。我在前年小文中认为是言辞很美的意思,是非尚待推敲,不过这是指胡应姬见王时的表现,则是无疑的。

“锡贝十朋、玄布二乙”一句有费解之处。“玄布”大约是指制作玄衣的布,而玄衣是一般男性穿的吉服,赐予胡应姬有点奇怪。考虑到鼎铭末尾有人名“乙”,玄布应该是由胡应姬转赐给另一个人。

有学者提出:“新见胡应姬鼎铭中‘玄布二乙’之‘乙’当读为计量之‘匹’”<sup>③</sup>。这样,“锡贝十朋、玄布二匹”成句,读来非常顺畅。然而,不管“匹”字是否从“乙”得声,这个意见

①李学勤. 胡应姬鼎试释//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.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:第六辑——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:109-111;李学勤. 试说新出现的胡国方鼎. 江汉考古,2015,(6):69-70;蒋玉斌. 释甲骨文中与“匹”有关的两种形体//“源远流长:汉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AEARU 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”论文集. 北京大学,2015-04-11;黄锦前. 新刊两件胡国铜鼎读释//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. 出土文献:第10辑. 上海:中西书局,2017:37-46;李春桃. 胡应姬鼎铭文试说. 武汉大学简帛论坛. 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3243>. 访问日期:2017-05-20.

②吴镇烽.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:第1卷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:274.

③蒋玉斌. 释甲骨文中与“匹”有关的两种形体//“源远流长:汉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AEARU 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”论文集. 北京大学,2015-04-11.

都是有困难的,因为西周铭文里面,“匹”作为量词只见于马。“匹”用为布帛的量词,是相当晚的,以我陋见,很可能不早于秦汉,实际上到汉代才流行起来。汉人所作《小尔雅》的《广度》篇云:“两谓之匹”,与《说文》四丈为匹相合。清儒注《小尔雅》,已指出:“匹即两也,两与匹特古今字耳。”<sup>①</sup>至少西周时“匹”是不会用作布帛的量词的。由此看来,铭中的“乙”似仍以人名为是。如果确是如此,“乙”必同胡应姬有特殊的关系,她才会代收王赐,事后又作鼎祭祀。

看鼎铭祭祀“嫡君公叔乙”,很容易推想“乙”是胡应姬的丈夫,但那样“乙”就是胡国一代国君,不能没有溢法。况且西周铭文妻常称夫为“辟”<sup>②</sup>,这里也未见该词。再说,“嫡君公叔乙”已有“君”字,下面不宜再讲“公”,“君公”也不成词。因此,这里的一个人名应该是“公叔乙”。

“公叔乙”不能是“公”“叔乙”,只能理解为“公叔”氏,名“乙”,而这样他就肯定不是胡国的国君了,也就是讲他是公族的小宗,不是胡应姬的丈夫。出于这样的原因,我 2015 年小文推测鼎铭“嫡君”为已故的胡国正夫人,“公叔乙”系其一子,胡应姬也是他的母亲。当昭王征伐楚荆,途过胡国,公叔乙大约已在前方,到昭王事败,他也殉职,成为鼎铭中的受祭者。

胡应姬鼎字数不多,史事却非常特殊,还有不少有待思考的余地,希望大家深入探讨。

(第 1 页)·(共 4 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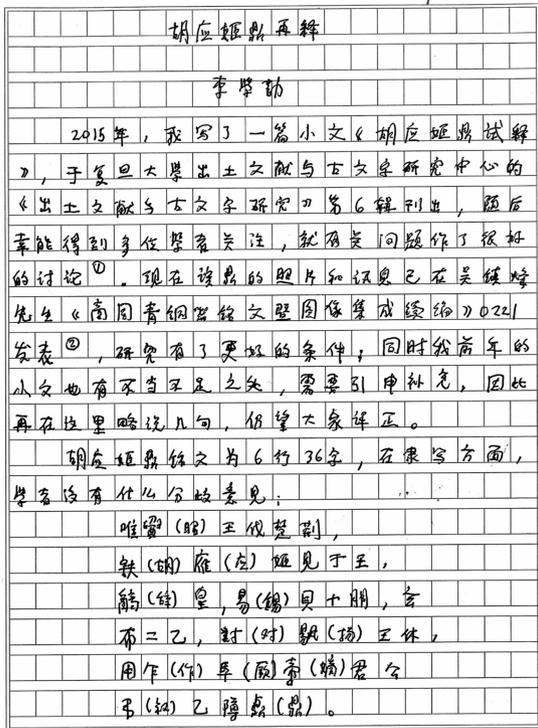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作者手稿第 1 页

(第 4 页)·(共 4 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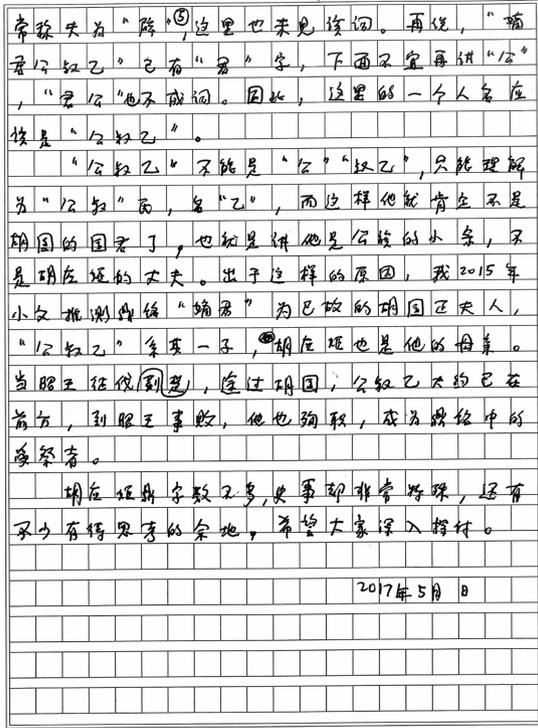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作者手稿第 4 页

●收稿日期:2017-05-22

●作者地址:李学勤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;北京 100084。

●责任编辑:何坤翁

① 黄怀信. 小尔雅汇校集释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3:508-509.

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. 出土文献:第 10 辑. 上海:中西书局,2017:41;黄铭崇. 论殷周金文中以“辟”为丈夫殁称的用法//《台湾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:第 72 本第 2 分. 2001:393-441.